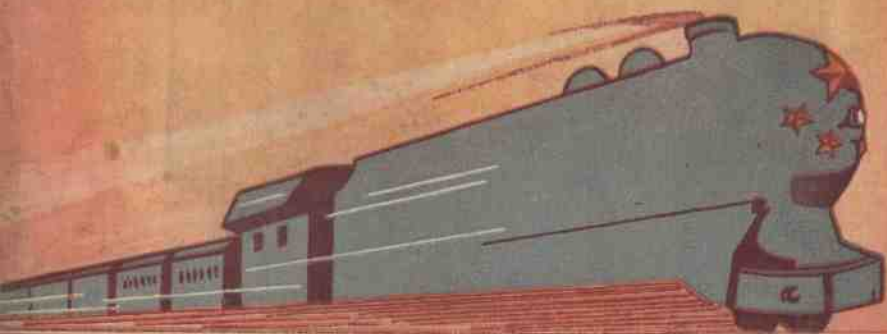


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

文艺月报社编



ZAI SHEHUIZHUYI DE GUIDAO SHANG

在社会主义的軌道上

文艺月报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编选了12篇特写，这些特写大部分在文艺月报上发过。内容反映了上海的工厂、郊区农业社、商业部门、学校的大跃进新气象；反映了上海的工人、农民、店员、学生、教授的大跃进革命干劲；反映了通过整风运动，人们的精神面貌、工作作风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。

717.1
864

基藏

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

文艺月报社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淮海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078 号

国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8/16 字数：57,000

1958年7月第1版

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2,000

统一书号：T10077·871

定价：(5)1角8分

目 次

在社会主义的軌道上·····	茹志鵑 1
在鋼鐵厂发生的事情·····	胡万春 10
豪迈的詩篇·····	浩 蕩 17
战斗的三十小时·····	曲守濤 32
火綫巡礼·····	張 英 40
厂长和組长·····	徐錦珊 46
芦涇浦春夜·····	沈 沉 53
“隔着布袋卖猫”·····	庄新儒 59
为了“四二三”·····	邢广銀 70

在社会主义的軌道上

茹志鵠

每次看到飞奔的火车，我总说不出的激动。它大口的吐着气，大声的叫着，拉着一节节的列车向前奔驰，总觉得它是个有生命的东西，而且永远是那么朝气蓬勃，朝自己的目的地猛进。

忽然，岔道外面，降落了黄色的信号旗，它进了站，而又十分准确平稳的停在停车线前。车头仍是“嘭嘭嘭”的吐着气，象是一匹乱踏着脚，立即要飞跃起来的战马，心急地不安定地在等主人起跑的命令。

真的，它是有生命的，生命的源泉就是人。人们在这时正热烈地活动着。水箱里的水满了，大轮上也加过机油，炉火也烧得正旺。司机迅速的跳下来，又加劲拧紧螺丝。列车检查员还在机轮上敲敲打打，道班工人牢牢的敲紧了枕木，却还扶着丁字镐，等着什么。电焊工人加硬了轨面的硬度，但翻起面罩，也向远处看望。道岔工更是早早点起风灯，佇立在道旁，静候开车，仿佛也在静候那被火车所席卷而来的疾风尘沙。走到月台去的旅客，也纷纷拥向各节车厢。

晚霞正在变紫变褐。

现在是1958年三月三日夜晚18点，是上海路局按照新的运行图行驶的第一辆列车，再过两分钟，这节车就将飞奔在祖国的平原上，飞奔在国际质量水平线上。

我跨上列車，心情是異乎尋常的，仿佛這緊張生动的生活節奏，將我全身的“螺絲”也擰緊了。我不但感到興奮，感到驕傲，同時我還感到焦急，因為我現在看到的，不僅是機車莊嚴的外貌，以及伸延得無窮無盡的鐵道，透過這，我看到了這個時代的人，以及他們行進在社會主義大道上的步伐。我作為一個編輯，如果不把這聲音想辦法傳播給廣大的人民，那我的職業將會失掉生命，失掉光澤。

我去南京的任務是十分明確的，就是請倡議提高過岔速度的俞乃新同志写一篇稿子，寫他倡議時的三進三出的經歷。這任務是簡單的，但在今天却有它的困難。因為早在一個星期以前，編輯部就給俞乃新寫了航空信，打了電報，而俞乃新通過鐵路局的長途電話，回答只有兩句話：“願意寫，時間方面有困難。”

從這兩句話里，我想象到作為一個工務段長，一個倡議人，他正為實施這個倡議，如何緊張的工作着。不但是他，還有與此有關的許許多多人。這到底不是一般的倡議，而是叫火車開快車啊！別的事情，萬一沒做好，還可以返工。這個，却絕不允許“萬一”，更不能返工。

音樂聲起，列車移動了。月台上的電燈還沒在窗前閃完，車子就加快了速度，越來越快。我屏住氣坐着，唯恐失掉體驗快速過岔道的快樂。果然，列車在進入單軌時，腳下輕微的跳動了一下，啊！就是這輕微的一跳，却是社會的躍進，祖國的躍進，於是它就象地動山搖，震撼了我全身的神經細胞！就是這輕輕的一跳，費了俞乃新及他的同事多少個日日夜夜的焦思苦慮啊，但是，在這一剎那卻開花結果了。

祖國，向你報喜！在我們這麼遼闊廣大的土地上，人們和人們，邊疆和邊疆，更加靠近了！和兄弟國家也更加靠緊了！是我們的手握得更緊了，是我們擁抱得更緊了！親愛的同志們：是我們，

是社会主义胜利了！也許那些技术书的作者会吓破胆。他們会說，这是違反科学計算的。他們会說美国特別設計的錐鋼道岔也只走側向 45 公里。他們也許还会翻开历史資料，証明这是史无前例。但随他們去吧！我們可是舒适的坐在社会主义的列車上，勇猛地前进了。

他們說普通鋼的道岔，过岔速度只能每小时行駛 32.3 公里，那是他們根据那个社会制度算出来的公式，只适合那个社会。我們現在是直向 80 公里，側向 40 公里。同时，我們的維修工作，电焊質量，司机的技术……都适应了这一新的指标。这一股社会主义因素的联結力量，正是那些技术书著作者无法計算在內的。共产党员俞乃新同志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，突破了他們那种陈詞濫調。

这要写出来，是一篇多么有意思的特写啊！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，这次去，无论如何要把这篇稿子約到手，不行就和他来个熬夜比賽。想到这里，就仿佛肩上的担子輕松了不少。

火車短促的鳴了两下汽笛，一个亮着几盞电灯的小站在窗前閃过。列車帶着輕微而有彈性的跳动，又平稳的向前奔馳。两个列車檢修員，穿着油漬斑斑的工作服，拿着小鋤头，在車廂中間精神十足地走过，带来一股濃重的机油味，好象在告訴人：“一切都好。”旅客們也好象一反以往坐夜車的习惯，沒有打瞌睡的，个个精神抖擻，都要亲眼看着火車，看它如何用三点五十二分半的时间，从上海跑到南京。

我想象着，这时倡議人俞乃新同志，在南京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情，在等候这部正式执行新速度新計劃的特別快車。平靜的夜晚啊！誰知道你心里，蘊藏着多少不平靜的故事啊！多少顆不平靜的心，正在这时期等待着胜利啊！

許多天以前，就是在这条沪宁綫上，列車还象一匹被勒紧了

嚼口的馬，在向上海開去。俞乃新和黨總書記季松嶺、老工人王呈祥都坐在車子里。也許正是俞乃新的矛盾和憂慮吧，列車走得特別不帶勁。那時，加速過岔的倡議已經提出來了，但是如何做呢？真的能行嗎？在理論根據和國際先例上，沒有一點道理？為什麼別的工段不這樣提倡呢？

什麼是真理的標準？行車的安全綫到底在哪裡？……

曾經有多少次的爭辯、失眠、翻書、出冷汗，仍然是一團亂麻。

平靜的夜啊！你心裡究竟蘊藏著多少不平靜的事！和多少顆不平靜的心啊！

火車循著軌道，仍然飛似的向前。

遠處田野上，有無數處一串一串的燈光，這面有，那面也有，把黑夜插滿了火花。那是農民們在漏夜挖泥挑土。雖然看不到人影，我却似乎聞到了塘泥香。也仿佛聽見號子響。旅客都湊在車窗前面，紛紛說道：

“常熟？”

“常熟！”

火車也象是體會了旅客的心緒，長長的鳴了一下，遙向夜戰的農民兄弟致敬。

向你致敬，創造奇跡的人們。從此，哪個還能說，一個人最多的工作量是一天三十方？今天，就在我們生活著的今天，一個農民一天就挖了二十五方。這在歷史上有過先例嗎？這在書本上找得到根據嗎？

然而，我們今天就出現了。什麼是真理的標準？那就是毛主席老早說過的，理論——實踐。

真理永遠是那麼簡單而朴素，當人們在你言我語之中，在我開步前進的時候，它就早已那麼平淡無奇的出現在你的身邊。

就在列車上，黨總支書記季松嶺同志舉手叩响了俞乃新緊閉的大門。

也許有人不信，但確實有過這樣一列火車，因中途剎車的风管坏了，它帶着那么快的速度，從一個高坡上直冲下來，快得連机輪都飛起來了，而坡下就是一個側向道岔。——列車猛烈的跳動着，然而竟平安的進站了。老工人王呈祥在十多年前經歷的這件事，雖是個傳奇式的驚險故事，但內中却閃爍着一點什麼寶光，雖小但却是發亮的。

魯迅先生曾說過：“……地上本沒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是的，一個人是走不出一條路來的，但是，也總歸有一個人是先走的。先走的人，要分開草叢，碰到荊棘，會感到陌生，感到孤單和困難，但當走的人一多，道路便會越走越寬廣，越走越輕鬆，越來越熱鬧。俞乃新同志雖經歷了艱苦的思想鬥爭，終於在黨和工人同志的推動下，畢竟是踏出了路。雖然現在它還只是南京到上海這麼短短的一條，我深信，不久定會在祖國的每一節鋼軌上，都出現這急促而均勻的節奏聲，開行飛速的特別快車。長春的汽車，油漆還沒干，就會騁馳在西藏公路上，海南的工地裡，散發着興安嶺的樹脂的香味。……

列車停下了，是常州站。我起身到月台上走動走動，但剛下車我又馬上爬上來了。現在是按新的運行圖行車，在常州不上水了。短促的汽笛聲，又使我想起了司機正在怎樣的利用着一滴水，一絲蒸汽。列車在新的道路上行進……

不知怎的，我又突然感到這次去的任務，也許不那么樂觀。“時間”，竟象一個推近的特寫鏡頭，兀立在我的眼前，我不覺渾身燥熱起來，以致火車已走過了鎮江，我才想起我原來的打算。

鎮江的道岔，我是早準備要看一看的，哪怕看一眼，或者靜聽一下過岔的聲音。這倒不是鎮江的道岔有什麼特別，而是我

知道俞乃新和其他同志，曾在这里上百次測驗过列車过岔速度。白天、黑夜測驗，用眼睛、用秒表測驗，观察車輪冲击道岔的部位，計算道岔的磨耗程度。平时怕機車搶点超速，这时却怀着隐秘的希望。……人的心理，真是多么奇妙啊！

我明知道这只是一条普通的岔道，但是沒看它一眼，心里总是别扭，一直别扭到南京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我到了工务段段长室，有人告訴我：段长不在。

“段长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这倒很难說了。”那人为难地抓着头，显然也很想帮我找出一个确实的下落。最后，他还是沒把握的說：

“作兴是乘53次出去了……”糟，我这一趟，大概是要扑空了。也許当时我神色不大好看，那人又同情的安慰我：“他大概是出去了。我昨天晚上看見他守着个电话机坐到半夜，恐怕早上熬不住，就跟車出去溜溜。这就比坐在家里等电话定心。”他大概是我当作俞乃新的什么亲戚朋友了，又說：“很快，下午他就会跟車回来的，你有事，可以找他爱人去，她就在隔壁电务段。”

好吧！去就去，反正比闲着强。

他爱人王庄芬同志是电务段的人事科长，人长得很白净。她一听我的来意，便朝我笑了起来，說：“我也好几天沒看見他了呀！还是过春节的时候，他回家来換了一件衬衣，就沒回家过。”

“那么，他睡在哪儿呢？”我有些惊讶了。

“睡在办公室里，要等电话汇报。”

“你們家里沒有电话？”

“有，怎么沒有！他就是这个脾气！”

在这种生活节拍下面，要逼他写稿，恐怕难……我感到肩头

沉重起来。但既然来了，就得努力到底。我又問到她對丈夫這一倡議實施成功的看法。她听了，又朝我笑了起来：“开始还是人家告訴我的呢……”

“啊！”我又驚訝了。

“还在过年以前，我知道那一陣他情緒不安。他有輕度肺結核，我要他早些睡，他就坐在床上看書，一會兒沒頭沒腦的對我說：‘怎么办？万一道岔一時換不上，就讓整個鐵路癱瘓么……’那一陣他又咳嗽得厉害。逼他去看病，他一面說不要緊，一面就挖孩子的藥吃，那是中醫開給大孩子吃的梨膏。他就是这么个脾氣。象1954年防洪，他就有半年不回家……”她說到这里，對我笑了一下，好象覺得沒有正正式式的告訴我一些倡議方面的事，感到有些抱歉。

我還沒見着俞乃新，但他在我的想象里，一开始就有了一個輪廓，那是一個思想嚴謹，身上永遠是那么整潔的工程師，但我從王莊芬同志那里出來，就粉碎了我原來的想象，那種想象，只是對一般工程技術人員的概念，現在，在我腦子里，現出一個簇新的工程技術人員的面貌。我大概把抗日時的區干部的外形——背個小布包袱，走到那，睡到那，吃到那——混合進去了。當然今天俞乃新不會背小布包袱，但是工作作風是差不多的。

下午，我在大字報的縫縫里找到了段長室。一進去，我恍惚象到了前綫的地下軍事指揮所一樣，牆上掛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圖表，不象地圖，不象表格，上面划了許多杠杠道道。辦公桌上倒是空蕩蕩的，正中兩只烏光發亮的電話機，和一截鋼軌，表示出這辦公室的特征。窗戶給外面一塊貼標語的紅布擋住了，室內一切都給鍍上了一層紅光。

桌邊坐了三個人，當中一個四方臉，戴了一副好象很有份量的粗鑲邊眼鏡，頭髮長長的，大概就是俞乃新，因為那兩個是熟

人。一个是南京“雨花”的編輯，一个是上海“展望”的編輯。他們似乎已談了一会了。

俞乃新听了我的来意，只是摇头，好象已无法說明这事情是如何的不可能。他們又繼續談，我却在暗暗的盤算，想出几条理由晚上再来動員他。在談話中，那扇門不时的有人来推开、关上，有些人探头望一下就縮回去，有些人走进来，犹豫的站一会又走出去了。我沒細听，但見那两位采訪的同志，緊張的做着筆記，大概正談到高潮：就是俞乃新跃进以后，又想退回来的一段思想过程：倡議书提出以后，管理局來電話鼓励，說他的指标遙遙領先。这使本来信心欠强的俞乃新又動搖起来。除了怀疑自己是冒进以外，还有一个沒有解决的难题，这就是工程技术上的“偶然因素”。談到这里，俞乃新回忆了一个对他印象十分深刻的故事。

在會計的年度預算上，有一項是“其他”的項目，意思就是，这种用款是无法估計在那一項預算之內的，是一种临时的特殊支出。在工程技术上，也同样存在这一項目，名字就叫“偶然因素”。在几十年前，英国曾經有一位有名的工程师，他設計了一座桥梁，完工以后，質量很好，通車以后也沒什么問題，但是不几天，这座桥梁突然倒塌了。原因在哪里？……不知道。經過若干时候的研究，总算得到了一个結論：这是为了沒把列車經過桥梁时的风力，計算在內，再加上別的一些偶然因素。于是工程技术人員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名誉，就把“偶然因素”夸大起来，以致明明可以走一百公里的車子，就硬規定它走五十公里……

听到这里，倒使我想起了那两个拿小榔头的精神十足的列車檢修員；短促的汽笛声；沿途比往常更鮮亮的信号灯；还有党总支書記季松岭說的——实践。也許这一切，就是我們社会主义式的、神秘的偶然因素吧！可是今天，在我們人民民主共和国

里，这一切都是这么具体、細微的預知項目，按中国一般的說法，就是群众的覺悟和智慧。每人把自己這顆小螺絲釘，緊緊的擰緊在社会主义的列車上，我們就能在普通鋼的道岔上，跑直向80公里，側向40公里，而且还将提高，要在五年內，三年內，一年內，跑完英国几十年的路程。

俞乃新同志的談話結束了，我那两个同行也高高兴兴的走了，可我的任务還沒个头呢！俞乃新約定我晚上再談。

晚飯后，我又到那間只放着兩張写字台的辦公室去了，坐下以后，凳子還沒坐热，就來了電話，俞乃新接了電話以后，拿起台上的几張紙，对我抱歉的笑了笑說：“今天不行了。”

有什么办法？要是換了其他单位的同志，我定要他再談一下，才放他走的。但是在这里，在鉄路上，我知道他們的時間是以十五秒为单位的，这还耽誤得起嗎？我只好眼睁睁的看他走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洗了把臉，我就往工务段段長室跑，但是一推門，里面沒有一個人影。只見牆角边的一張长沙发上，一堆棉被凌乱的堆在那里。門边倒着一双长統橡皮靴，上面的泥巴已干了，积上白霜霜的一层。滿地的香烟屁股，給人踩得扁扁的。桌上的一本案头日历，已蒙上一层薄薄的灰尘。上面的一頁还是二月十六日，星期日。……滿屋里靜悄悄的。只有牆上那只电鍾的秒針，正在迅速的移动。

外面正在电焊，亮光透过窗前的紅布，一閃一閃的映到里面来，使得这滿屋的緊張气氛，更加了一层蓬勃热烈的色彩。我站在門边，一动不敢动，仿佛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挤我、赶我，都在爭先恐后的告訴我：不行，你走吧，主人在和時間賽跑。

跑吧！跑吧！用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跑吧！註我們的火車，鋼鉄，棉花，……飞越过1959年，揭开新的帷幕。

1958年8月17日零时

在鋼鐵廠發生的事情

胡 万 春

在这次反浪費反保守的运动中，貼別人的大字報，貼自己的大字報，多得很。現在，每個人心情舒暢，有話就說。就拿三月十日这一天來說吧，我在廠里，就碰到了一件值得深思的、有趣的事情。問題倒不在於誰貼了誰的大字報，而在於由這張大字報，引起人的思想上精神上起了變化……

那天，我剛走進喧鬧的軋鋼車間，突然從背後伸過來一只大手，拍了拍我的肩胛，嗓門拉得高高的說：“老工會主席！來！來！幫我寫一張大字報！”我離開廠已經有一年半，早已不是這個廠的工會主席了，而他加上一個“老”字，倒也說明了問題。我奇怪地扭轉頭來，一看，呵！原來是外號叫“老水牛”的李全根。這個老軋鋼工人，別的都沒有變化，就是笑起來門牙似乎少了兩顆。我就也一拍他的背，說：“‘老水牛’！你請我寫，還敢說個不字？”

“嗨！小胡，你一點也沒變！”

“沒變化？那糟啦！”

“看你！糟什麼？”

“整風這一關算白過啦！”

“哈哈……嘴真厲害！”全根師傅笑着，將我拉進了車間休息室，把筆墨紙張放在我面前，又說：“一個人外表變不變算不了什麼，頭等重要的是看你腦袋瓜子里面有啥變化！”

“全根師傅真有几下子！”我一面開玩笑，一面拿起筆來問他，“你要我寫什麼呢？”

“是这样……”他显得郑重起来。

于是，我就写了这么一张大字报：“……早也说，晚也说，你还是老一套。我说鼓风量不够，你说鼓风量够了。我说每小时要出钢三十吨，你说最多不会超过二十吨。现在每小时已经出钢三十二吨，你才叫：‘啊！鼓风量不够了！’该给你一顶什么‘帽子’，自己去挑！”大字报上面写了：“给牛步化技术员的大字报”，下面又署上名字：“李全根”。我写完后，大笑起来。

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全根师傅一本正经地瞧着我，严肃地说：“这是批评的武器！”

“好！好！贴到哪儿去？”

“你等一等！”

全根师傅到车间里，在喀喀吼叫着的轧钢机旁边，把两个休息着的小伙子拖来。他要我敲锣，又要另外两个敲鼓，他自己拿了这张大字报，走在头里，说：“敲得响！跟我走！”

“咚咚锵，咚咚锵……”

我跟着全根师傅，一直将这张大字报敲到车间办公大楼的楼上。全根师傅就将这张大字报贴在办公室的门上……

.....

照理，以后的事情我是知道了，可后来全根师傅全都告诉了我。

当时，我敲着锣，全根师傅贴上大字报，大家也就走了。没多久，办公室门口围上了一大堆人，全都指手划脚议论起来。

“‘老水牛’真是铁面无私，不愧是十多年的老轧钢工人……连他……他也贴大字报！”

“咱们工人，就该象他！”

“当然，对……”

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，办公室的门“啪”地一声开了，打从里

面走出来一个二十四、五岁的年轻人，长方脸，高个子，蓝布的工作服胸袋里，插了两支铅笔和一支钢笔。他好奇地看了大家一眼，问：“你们在干什么呀？”

“嘻……你自己看！”

“小李，门上有你的大字报！”

这个技术员打扮的小李，走出门口，又关上門，看见了大字报。这一看呀，他的脸膛刷地红了，又象不信，又象发怒，连嘴唇也在抖动……

旁边有人轻声笑起来：“哈……”

小李“碰——”地关上門，走进了办公室，心里不知是一股什么味道。

晚上下班以后，小李闷声不响地走到家里。饭菜端在桌上，全根师傅坐在桌旁，抽着香烟。他一看見兒子的神色，心里想：“这小家伙！生气啦？”他看了兒子一眼，見兒子将一本书重重地往床上一抛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全根师傅說。

小李拉着上衣的鈕扣，不作声。

“哼！生气啦？”全根师傅又說。

“我才不生气！”小李轉了个身說。

“我知道你现在会想一些什么……”全根师傅端起飯碗，拿筷子在桌上敲了敲，忽然学着他兒子的嗓門，說：“哼！这也算是亲爹！居然往自己的兒子臉上抹白粉，誠心要他做花臉，算啦吧！这种爹……”

“誰又这样說啦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你会这么想的！”

“你去說吧！”

父子俩你一句我一句，抬起扛来，喉嚨也响了。老伴喂好飯

菜，到隔壁人家串門去了。因此父子倆抬扛，尽管抬个爽快，誰也不会来干涉他們。說也奇怪，父子倆忽然都不作声了，面对面坐着，悶着头吃飯。

全根師傅一边吃飯，一边想：“这許多年来，我罵过你还是打过你？小时候，我有好的留給你吃，有好的总是給你穿……做爹的並沒有待亏你，解放后讓你上中学，现在是技術員啦！关于鼓风机的事，我不知說过多少次了，要你在設計风量的时候，加大些！加大些！可你，說什么‘已經按計劃数字超过百分之十啦！’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提高产量是讲一倍、二倍的，这是大跃进呀……”

他兒子小李也在想：“別人貼我大字報，情有可原，可你，你是我的爹呀？有啥不好說的？你打我罵我，我决不喊一声痛，可你却敲鑼打鼓的貼大字報！誰听說過有这样的事，爹給兒子貼大字報？叫我丢臉……”

全根師傅吃好飯，放下飯碗，瞧了兒子一眼，口气温和地說：“你說一句老實話，我的意見到底对不对？”

“就是你打了我，对的还是你！”

“这算什么話？”

又是一陣沉默……

全根師傅不知怎的，心火上来了，一推碗筷，站起身来，說：“你應該馬上加大风量，將鼓风机轉速加快，否則……我还是要……”他沒有再說下去，但是他兒子知道指的是什么。

“別人不說，就是你在这么說。”

“我說什么？”

“风量不够，加大！加大！”

“你到車間来走走，听一听吧！”

“我不是也下車間啦！”

“哼！你这也算是下車間呀？”全根師傅帶着挖苦的口吻說，